

# “视力杀手”频酿悲剧

## 谁来为孩子熄灭激光笔

■中国城市报记者 冯雅君文图

2020年10月的一天,江西省南昌市某小学三年级学生小军(化名)拿一支激光教鞭指示笔照射眼睛几秒钟,随即感到眼睛不适。经医生诊断,小军被激光笔照射左眼的视力仅为0.04,可定为失明。小军父母带小军前往广东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再诊,被告知视力不可恢复。主任医师丁小燕教授提到,她曾在一个月内接诊过8起“激光笔烧伤儿童眼睛”病例。

早在2016年,原国家质检总局组织开展激光笔等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发布《保护儿童眼睛产品质量安全认知调查结果》,在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儿童类产品中,激光笔位列第一。但记者调查发现,在网购平台商品范围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激光笔的销售及购买乱象依然存在。

### 网购激光笔多无安全提示 销售人员不懂国家标准

激光笔对人视力的损伤来自哪里?又是如何形成的?据了解,伤害来自激光笔形成的热效应。当激光照射眼睛时,视网膜会马上吸收光的能量,而黄斑区是视网膜上光敏感度最强也是最脆弱的区域,只需几秒钟,就会被光灼伤或灼穿。不同于晶体和角膜,黄斑区无法移植或更换,因此会造成视力不可逆转的永久性损伤。

记者在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搜索“激光笔”,发现商

品标题多被标注了“大功率”“强光”“逗猫”“教学”等关键词,但图片和详情页介绍多是围绕商品的颜色尺寸和使用场景展开描述,绝大多数店铺未在任何地方注明使用人群和安全事项。记者注意到,在淘宝平台,鑫全办公专营店的一款激光笔月销过万,虽然产品参数下方写有“禁止儿童使用、禁止直射眼睛及反光物体”的提示,但字体远小于页面内其它文字。

根据2013年实施的国家标准《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要求》,激光产品按照危害程度由低到高分1类、1M类、2类、2M类、3R类、3B类、4类七个等级,其中只有1类激光产品满足儿童使用安全。记者随机查找有激光产品在网的网店信息,发现全未提及商品的国家标准等级,询问店铺客服人员,他们均不理解“国家标准”为何意。

在产品质保方面,记者联系做激光笔厂家直销的艾科达数码,却被告知无法提供产品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

在北京市南二环外安林路的一家晨光文具店,记者看到店内只有一款镭射激光笔,12支一组挂在一块硬纸板上,按支售卖,没有单独包装。纸版上虽然写有“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字样,但简单标注的文字说明和注意事项并无中文版本。记者注意到,在这家晨光文具店500米范围内,有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东铁匠营第一中学等5所中小学校。

### 多数消费者知晓危害 购买使用仍存误区

“学生不买这东西,从来没有学生买过。”上述晨光文具店售货员肖女士告诉记者,“男同学来店里买的最多的是卡牌,女孩则喜欢买贴纸。因为需求少,店里就这一种,这一套12支卖了一年多了,现在还剩3个。”

当记者刚进入店内询问是否有激光笔时,肖女士随即反问:“那东西很危险,你买它干什么?”据肖女士回忆,已售出的9支激光笔全部卖给了附近菜市场的小贩:“他们买回去照假钞。他们买的时候我也会提醒‘不能给小孩玩,不能照眼睛’。”之后,记者随机走访了另外几家文具店,有的并无激光笔在售,有的则有店员明确提示激光风险。在记者对过路市民的随机采访中,除个别人不了解激光产品外,其余均知晓激光笔危害。

然而网上却呈现出另一种景象。记者在淘宝平台文芳电子器件店的一款“高亮远射激光指示笔”商品评价页面看到,第一大关键词标签是“适合宝宝用”,有近300名消费者在评价时提及了诸如“给我孩子买的”“孩子爱不释手”“孩子可以拿着玩一整天”等内容。

2020年,江西省11个设区市组织走访全省381家学校周边商店及部分商超,调查显示33%的消费者在使用激光笔前不会阅读产品说明书,40%的消费者仅大致浏览;2016年发布的《保护儿童眼睛产品质量安全认知调查结果》指出,虽然

北京一晨光文具店内,在售的一款镭射激光笔无外包装,商品介绍和注意事项均为英文标注。



安全应做到家校共教互育。”王利如说。

97%的家长知晓不可将激光笔作为儿童玩具,但仍有29.8%的儿童接触过激光类产品,2.9%的儿童出现过伤害事件和危险。

### 多方教育促合力 推进社会联动保护

在北京市三里屯一中校长王利如看来,激光笔是一类对未成年人视力具有损伤危险的产品,应首先在各中小学全面禁用,或在技术范围内选择安全的替代产品。“现在中小学教学多用电子白板,教室内配备有电脑和多媒体设备,可以完全避免使用激光笔。”王利如告诉记者。

“此外,学校要提升未成年人辨别风险的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王利如介绍,在北京市三里屯一中,学校每年会针对社会上的重点安全事件,为学生开展多次安全知识讲座,教育学生远离危险物品、杜绝危险行为。“但学校只是未成年人活动的众多场景之一,保障

因监护人缺乏安全意识导致的儿童安全问题时有发生。据了解,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下设有家教教育委员会,定期针对不同主题对家长进行讲座培训。“未来计划把激光辐射安全等有关产品安全知识的讲座提上日程。”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会长张有声说,“相关企业对激光类产品的讲解宣传也很重要,进而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的联动教育。”

在闭幕不久的2021年全国两会中,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进顺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罗来昌建议,强化企业自律,在激光产品包装上设置更加醒目的安全警示标语,并向购买人提醒存在的安全风险;建议加强激光类产品的市场监管,查处不合格产品以及违规将激光笔作为儿童玩具进行销售等违法经营行为;建议开展激光类产品安全相关标准制修订,出台相关法规规范激光笔的销售和使用。

## 信息安全隐患相伴而生,人脸识别技术亟待规范

■中国城市报记者 冯雅君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以人脸识别为代表的生物信息识别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线上、线下各类生活场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胡成中、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卢馨等多位代表、委员聚焦人脸识别技术监管提出相关建议,反映出社会公众对可能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的潜在担忧。

所谓人脸识别技术,顾名思义,即一种通过提取人脸骨骼形状轮廓信息实现身份匹配与识别的计算机技术。2019年8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互联网技术司法应用白皮书》,阐述应用于司法领域的十

大典型技术,其中就包括人脸识别技术。与指纹、掌纹、虹膜等相同,人的脸部特征属于生物识别特征,具有唯一性和难以变更性。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胡萍女士担忧的是,人脸识别技术本身是否足够智能可靠。几天前,她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独自解锁了家中小度智能设备的人脸识别登录,实现了“视频自由”。“设置的是成年人的人脸识别才能成功解锁,没成想他翻出了手机里一张姥姥的照片,对着设备晃来晃去竟然成功了。”胡萍告诉记者。

据了解,目前人脸识别技术依据算法实现,首次录入的图像会通过算法生成一串数据,再通过数据进行比对识

别。“说实话,没法彻底杜绝用照片打卡的情况。”一位考勤打卡机销售人员坦言。

为防止人脸数据伪造,很多系统在进行人脸识别录入时会配合动作行为分析。如记者在下载注册闲鱼APP时,即被提示做出眨眼、转头等动作。

“但为了提高识别的准确率,算法中通常会包含‘容错算法’。比如光线条件不好的时候,系统就会降低识别要求,隐患也随之而生。”北京网络行业协会信息安全应急响应与处置中心主任高显嵩向记者介绍,“网络黑客往往会抓住这些漏洞,制造干扰信息,使伪造的人脸信息识别成功。”

高显嵩在信息安全领域从业20余年,深知生物识别信息

牵涉多类安全范畴。“很多场景谨慎使用生物识别,其实是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防止为获取面部或指纹信息产生极端人身伤害行为。”高显嵩说,“此外最不可忽视的,是数据信息的归属和泄露问题。”

据介绍,多数网络和手机应用开发公司不会同时独立开发人脸识别算法,而是调用百度、阿里巴巴等第三方互联网公司的技术接口,整个识别过程在“云”上实现,数据最终汇入几家大公司的数据库。但互联网公司数据泄露事件时有发生。2019年,深网视界科技有限公司超250万人的数据可被获取,其中便包括人脸识别图像。

针对线下使用场景,记者

走访了位于北京市南四环的彩虹城小区一区,该小区两个出入口均装有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当记者问及信息的归属权以及是否存在泄露风险时,小区物业和泓服务彩虹园分公司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在高显嵩看来,国家近年来愈发重视公民个人隐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相关规定;2020年,新修订的《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正式发布实施……“但在一些技术层面,现有的管理制度仍处于滞后状态。希望之后可以对生物识别信息进行专门规定,且重要数据的服务支撑应转由政府职能部门提供。”高显嵩说。